



编者的话

最近埃及两件大事引人关注：一是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新总统，开启埃及政治新阶段；二是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随后又传出穆氏病危的消息。在这个时间点，再度反思穆巴拉克政权倾覆的原因，展望未来埃及发展趋势，当有启示和借鉴。

新总统能让埃及脱胎换骨吗？

埃及正在开启新的一页，判断埃及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宪法的制定，它将为埃及发展和走向给出一个较为清晰定位，真正掀开共和国的第二时期

王林聪

历史见证了埃及迈向新时代的重要时刻。2012年6月30日，在总统大选中以51.7%的微弱优势获胜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最高宪法法院宣誓就职，并郑重承诺维护埃及共和政体、尊重宪法和法律，全身心关注民众的利益。随后，穆尔西来到开罗郊外的军事基地，接受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向他移交总统权力。就在几天前，当穆尔西当选总统的消息公布后，埃及股市一改往日低迷状态，连续几天上涨，显示了人们对新政府的期待。埃及人开始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转型中的风向标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此次中东剧变浪潮的中心地带。因此，自2011年“1·25革命”以来，埃及社会所发生一切，牵动着阿拉伯各国，并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成为变革时代阿拉伯世界的风向标。

在风云激荡的阿拉伯世界，埃及的政治变革和政权更迭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成为阿拉伯国家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标志是，在穆巴拉克总统辞职后的短短16个月里，穆斯林兄弟会走过了从半合法到合法、从民间社会组织到合法政党、从草根状态到执掌政权的过程，这一变化堪称是奇迹，可谓是“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同样，这一过程充满了悬念，交织着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在军人、世俗派、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派等代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较量过程中，迫使各方选择务实的对策，形成了某种制衡。

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也反映了阿拉伯剧变中教俗格局的变化，伊斯兰势力上升，世俗势力下将。伊斯兰组织以合法身份登台亮相，积极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势头强劲，并占据了优势，如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一年来的各种选举（人民议会选举、协商会议选举、总统大选等）中都取得了胜利，显示其动员能力和号召力。因此，伊斯兰势力正在重绘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版图。然而，阿拉伯政坛的教俗格局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全面复兴，因为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政党追求的是政治利益，并非谋求宗教利益最大化和宗教治国；同时，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伊斯兰政党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其治理方略更关注于民生。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伊斯兰政党能否立足于政坛，最终取决于解决民生难题的实际效果。

多重挑战在眼前

在穆斯林兄弟会上上下下弹冠相庆、庆祝选举获胜之际，现实的严峻考验已经摆在当政者穆尔西总统的面前，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成立一个“团结”的新政府，制定新宪法以及让议会重新运行起来。从较长时期看，穆尔西执政之路面临重重挑战。

首先，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是如何行使总统权力。由于6月中旬军方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人民议会，穆尔西上任后将面临一个暂时没有新宪法和议会的尴尬局面。更重要的是军方掌控大权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总统权力弱小。权力的行使受到军方的制约。因此，埃及很有可能陷入如同土耳其其长期以来的“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模式。

其次，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创造就业。穆兄会曾扎根于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社会救助经验。然而，穆斯林兄弟会角色的转变必然成为矛盾的焦点。“1·25革命”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急剧衰退，社会秩序混乱。在一年多动荡之后，2011年，埃及经济增长仅1.8%，预计今年不足1.5%，旅游业下降30%，失业和贫困率分别高达20%与40%。2011年预算赤字达到217亿美元、内债1750亿美元、外债349亿美元。尤其是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屡遭重创。如果不能交出一份民众满意的经济和民生答卷，其执政地位必然受到动摇。同时，解决埃及经济难题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这非一日之功，很难在短期内见效。

再次，如何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的主要特点是相对稳定，埃及在地区事务以及国际舞台上比较活动，穆巴拉克被视为中东的稳定器。埃及剧变以来，埃及社会急剧动荡，社会冲突严重，特别是一年多来，围绕选举的角力、以及对穆巴拉克总统的审判，埃及社会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如何弥合社会成员之间的敌对情绪，特别是科普特人的担忧，如何实现稳定，重建安全体系是最为攸关的事情。

最后，来自外部的挑战。埃及保持了30年的和平，穆巴拉克巧妙地利用平衡外交提高了埃及的地区地位，并给埃及带来了大量援助。随着新政权的上台，如何处理与西方大国关系，特别是与以色列达成的埃以和约存废与否，都关乎埃及的国际

形象以及经济发展环境。

向前看！向前走！

埃及正在开启转型与发展的新的一页，但是，转型时期的埃及将充满着曲折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当前社会之间的张力凸现，军方以及各政治派别之间权力角逐异常尖锐，政治权力的分配将是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埃及国家的性质、发展定位及走向还存在悬念，而判断埃及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宪法的制定，它将为埃及发展和走向给出一个较为清晰定位。

伴随着埃及转型的进程，作为长期受前政权（从法鲁克王朝时代到穆巴拉克时代）打压的对象——穆斯林兄弟会，如今走上权力顶峰，处在权坛高处的穆斯林兄弟会，其地位和角色已经发生转变。因此，作为当权者，无论是穆斯林兄弟会本身，还是穆尔西领导的团队，他们的重点不是去算旧账，对前朝的政治清算或报复，而是需要向前看的心态和魄力，需要在军方、世俗派、伊斯兰势力之间的平衡能力，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共同开辟埃及发展壮大的空间，引导埃及重新回到主导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事务的舞台上。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北非所研究员）

责编/刘建 美编/石玉

延伸阅读

穆巴拉克威权模式“污点”

穆巴拉克统治30年，埃及的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出现倒退和恶化，这种情况下丧失民心，进而丧失政权其实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王 泰

威权体制僵化，政权合法性逐渐丧失

埃及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民主党长期一党执政。政治结构中总统独大，议会弱小。作为总统制国家，总统拥有巨大的宪政和立法权。几乎所有有影响和有权力的国家机器实体都正式或者非正式地隶属于总统办公室。与此相对照，埃及立法机构不能监督行政部门，因为立法机构的绝大多数席位都被民族民主党所控制。议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没有立法和监督能力的傀儡机构。

严格限制政党政治和政治参与，反对派活动有名无实。埃

